

赣州文学精品丛书



山村情愫

刘兰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赣州文学精品丛书

赣州文丛

山村情愫

刘兰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村情愫 / 刘兰生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赣州文学精品丛书)
ISBN 978-7-5354-8605-9

I. ①山…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6822号

责任编辑: 池 威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泓润书装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8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6.75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500千字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悠悠亲情

等	003
送父回家	009
大爱无言	014
外婆	021
父亲的惩罚	025
雪落山村	028
沉重的父爱	033
想起打摆子	036
那年上大学	039
父亲进城	044
祖孙情	050
石脑上 自难忘	053
岳父的枕头箱	059
妻子的礼物	063
今年平安夜	066
那年女儿十八岁	069
父女两地书	073
送给小女儿的生日礼物	079
冬晨琐忆	085
卓君记趣	089



母亲的心	093
------------	-----

故乡明月

装虾米	099
摘茶泡	102
采杨梅	106
挖冬笋	109
捡蘑菇	112
捉泥鳅	115
抓河鱼	119
凤凰河	123
固厚黄糍	126
我爱山里娃	130



友情如歌

师恩难忘	137
一本词典	140
山村的怀念	143
挚友	148
香山寻春	153
收藏美好的记忆	156
我与“邻家伯伯”的博客情缘	159
天南海北博友情	163

红尘众生

二表哥	179
细布	184
姨父	190
好人刘荣楷	195
清明婆婆	199
别让父母伤心	203

生活的苦酒	207
火车上邂逅的年轻人	213
遛狗的女人	218
你要抱我一万年	221
新啼笑姻缘	224
牵挂	227
娟子	229
唯有泪千行	232
中秋夜	235
陌生的亲人	238
三月的早晨	245

谈天说地

闲话我的名字	249
闲话挨打	256
闲话野猪	260
闲话鱼骨鲠喉	264
闲话篱笆	269
闲话老实人	272
八哥，八哥	278
不该犯的大错	283
为受害女知青雪耻	286
处长之死	289
教训剽窃者	293
三姐	296
好好活着	300
心如山泉水	304
冬夜侃妻	307
捕鼠记	311
仙人球花白似雪	314
金虎	317



遭遇“狗不理”	319
秋夜遇鬼记	322
谁是真凶	325
何罪之有	329
激情走婚的摩梭人	331

闲走偶拾

乡野竹青青	337
走近小鸟天堂	340
品味鼓浪屿	343
椰风寨前看金门	346
合欢花儿开	351
我爱山菊花	354
又见枫叶红	356
山村四月天	359
在那油菜花盛开的山村	361
一个即将消逝的橙园	364

我的“精英博客”图片解说文字选编	369
------------------------	-----

苦难孕育了文学梦（后记）	414
--------------------	-----

悠悠
亲情





等



那时毕竟年轻，不完全懂得父亲的心。直到自己也到了父亲当年的年龄，直到自己也一次次冒着严寒酷暑，专程去广东韶关火车站接送在北京读大学的女儿回家的时候（那时京九铁路尚在修建中），才终于明白：等，其实是父亲对远归亲人的期盼，是父亲对浓浓亲情的渴望，是父亲苦苦寻求的心灵慰藉。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每次回故乡去，父亲总要在墟镇上等我。然后，我们就沿着凤凰河边那条逶迤的小路，说说笑笑地回家去。

从墟镇到我家，是一条宽阔而漫长的山垄。山垄的皱褶里，分布着古溪尾、和尚岭下、角虎霸、布里、青山、上坎、铁树、凤凰、贵坑、下庄十多个自然村。所以，每次回家的路上，总能遇见好些熟识的乡亲。每逢遇见一位熟识的乡亲，人家总要停住脚步，笑微微地问父亲：“这就是你儿子啊？”

这时，容光焕发的父亲，总是笑眯眯地答道：“是啊！是啊！”他那兴奋的神情里，他那简短的话语里，分明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自豪与幸福。

那时毕竟年轻，不完全懂得父亲的心。直到自己也到了父亲当年的年龄，直到自己也一次次冒着严寒酷暑，专程去广东韶关火车站接送在北京读大学的女儿回家的时候（那时京九铁路尚在修建中），才终于明白：等，其实是父亲对远归亲人的期盼，是父亲对浓浓亲情的渴望，是父亲苦苦寻求的心灵慰藉。

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父亲究竟等了我多少次？记不得了。不过，其中的两次，我是刻骨铭心，至死难忘的。

一次是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的除夕。

头一年春节，因为才结束在江西省军区独立团的锻炼，刚刚分配到《江西日报》社当记者，便想利用短暂的假期尽快熟悉新闻工作，所以就没回故乡去过。翌年腊月，父亲便早早地请人给我写来了信，千叮咛万嘱咐：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

我两岁丧母，又是父亲的独子。我能理解他的思亲之苦。于是，大约离过年还

有半个月的时候，我回信告诉父亲，今年一定会回家过年。不过，由于报社工作繁忙，可能要到大年三十那天才能到家。

大年三十那天，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父亲就起了床。他打开厨房门一看，屋外那口椭圆形的小池塘，像是一只刚刚揭开盖子的蒸笼，腾腾地冒着雾气。地面上、屋瓦上，一片白皑皑的。好大的霜，好冷的天啊！

父亲想到我就要回家过年，笑着搓搓手，哈了口热气，赶紧生着灶火，洗刷锅头。大锅里煮米、蒸饭，小锅里猪脚焖扁萝卜。不一会儿，屋子里便飘满了好闻的香味。他想，那只养了一年的大公鸡也该宰杀好，可他善良得向来不敢杀鸡宰鸭。于是，他将大公鸡提到刘氏祖堂里，请邻居帮忙宰杀，然后自己去毛、开膛、煨熟。这样，晚上做年夜饭时，便有一盘我爱吃的白斩鸡了。

一切准备妥当，太阳已升到一丈多高了。父亲匆匆地喝了两碗粥，往对襟衫的口袋里装上几根熟番薯，又匆匆赶往三里路远的固厚车站。

除夕的固厚车站，旅客寥若晨星。父亲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觉得有些腿酸，便两手交叉着往袖筒里一插，在长椅上坐了下来。坐了个把时辰，脚指头冷得发痛，他又踱到车站外面，站在那里晒太阳。

车站右侧的盘山公路上，传来了“嘀嘀”的汽车喇叭声。是一辆班车。班车刚刚停稳，父亲便快步走到车门前，看看下车的人群中，有没有南昌归来的我。没有。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辆班车，还是不见我。

车站的时钟，“当——当”地敲了两下。是下午两点。温站长要锁门回家吃午饭了。他对父亲说，南昌到宁都要八个小时，宁都到固厚要一个小时。下午四点以后再来接你儿子吧。

父亲没有回家去。他就坐在车站背后那条长长的、长满牡荆和丝茅草的河堤上，取出口袋里的冷番薯，慢慢悠悠地咀嚼着。

或许是父亲吞得快了些，冷番薯梗在了喉咙里，难受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他赶紧走到堤下的河岸边，用皲裂的双手掬起河水，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河水凛冽如冰，一直冷到他的心底。

吃完冷番薯，父亲又坐在河堤的柔软的丝茅草上，晒着暖烘烘的太阳。他感到有些困倦了，便伏在自己的膝盖上，迷迷糊糊地打着盹。

“道东叔，道东叔，班车来了！”是温站长在高声喊他。

父亲三步并着两步赶到班车前，踮起脚尖，从车头看到车尾，又从车尾看到车头，仔仔细细地搜寻着我的身影。下车的人们都走了，班车也卷起一股烟尘开走了，他依然不见我的影子。

他问温站长是不是还有班车来？温站长告诉他：没有了，刚才那辆是今天经过固厚的最后一趟班车。

父亲想，可能是我坐的长途班车在路上抛了锚，没能赶上来固厚的最后一趟班车吧？再等等吧，再等等吧，儿子到了县城，肯定会想法子赶回来吃团圆饭的，说

不定他还会搭人家的拖拉机回来呢！

父亲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刻，我正在灯火通明的省报编辑部大楼里工作着。

那一年，我们国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报社的编辑、记者集中学习讨论，只抽出二十个人临时办报。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当时紧张繁忙的工作可想而知。我跟报社领导请假回家过年，处长同意了，总编辑却不答应。那时，乡下还是摇把子电话，打了几次都打不通。远在四百公里之外的我，自然没法告诉父亲：我不能回家过年了。

太阳落了山，无边的暮霭迅速涌起来，山岭、树木和村落，都渐渐变成了黑黝黝的影子。旷野里的寒气愈来愈重了。父亲瑟缩着身子，孤零零地站在车站门口那盏昏黄的电灯下，愣愣地望着从山坡上一直飘到面前的那条灰白色的公路。没有汽车驰过来，也没有拖拉机驰过来。公路上静悄悄的。

父亲开始焦灼不安起来。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呼唤着：兰生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茫茫的山野完全被夜的黑幕遮盖了。没有月亮，只有夜空的繁星闪烁着寒冷的光。远远近近的村子里，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饭了。父亲完全失望了。他怅惘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离开车站，摸着黑暗，踉踉地往古溪村走去。半个月来，他望眼欲穿地盼着我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谁知苦苦地等了一天，除夕之夜回去了，依旧是孑然一身。他鼻子一酸，眼泪就簌簌地淌了下来。

后来，当父亲两眼红红地跟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也落泪了。

父亲的另一次苦苦等我，是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

那是1996年3月25日，一个天低云暗、春雨潇潇的日子。那天上午十点多，故乡的良明哥（我的生母是他的奶妈）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快不行了，已抬到祖堂里去了，嘱我赶快回去！

那天，当泽林陪着我和妻子心急如焚地从赣州赶回故乡的时候，已近傍晚。走进四壁黝黑的祖堂里，只见瘦骨嶙峋的父亲，已是气若游丝。

父亲毕生的好友道朋叔，穿着黑袈，敲着木鱼，站在一旁呢呢喃喃地为他念着《往生经》。良明哥则俯下身子，朝着父亲喊道：“爸爸，兰生回来了！”

气若游丝的父亲，像是听到了良明哥的喊声，煞白的嘴唇不停地微微翕动着，仿佛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跟我说。然而，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我回去太迟了，连跟父亲说上最后几句话的时间都错过了！

不过，父亲要说什么，我都明白。在赣州的日子里，当他知道自己治疗无望，一再催促我赶紧送他回家的时候，曾经含泪跟我说：

“我都活到七十七岁了，你妈妈也在黄泉路上等了我五十多年了，我该去了。”

“我过了背，就埋在黄禾排的山坳里。那里离你妈妈近。”

“我什么都安心，就是看不到艳艳、玲玲大学毕业了……”

面对即将永别的父亲，我泪如泉涌。我俯在他的耳边，泣不成声地说：

“爸——爸！你啥都……不要挂念……你……你安心……去吧……”

父亲仿佛听见了我说的话。他那微微翕动的嘴唇，忽然快速地颤动了几下之后，翕动就愈来愈慢，愈来愈微弱了……

片刻之后，苦苦等候了我六个多小时的父亲，终于安详地瞑目了。

父亲走了。从此，每年清明回故乡去，他再也不能到墟镇上来等我了。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父亲依然年年在等我，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过去是在墟镇上，如今是在他长眠的点梅坑。

（原载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中国散文经典》，获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2011年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

【精英博客评论选】

您的《等》，写出了深厚而悠长的父爱，读来令人感动不已。而且，您这一篇的写法也很有特色，如父亲在车站苦等的情景，您没有用倒叙的手法，而是穿透时空，直接写父亲等的过程，有小说般层层推进、引人入胜的效果。一个“等”字，若磐石般紧扣心脉，厮守着天地间多少春与秋的预期，凝固着岁月里多少父与子的厚爱！

——广东作家 秦志怀

有位作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散文不能没有细节。没有细节的散文永远登不上精美的散文殿堂，当然也就缺乏扣人心弦的力量。如果一篇精美的散文是一块温润美玉的话，那么细节就是使它烟气横斜的绚丽阳光。如果一篇散文没有细节，那么散文中的形象和感情一定是干瘪、枯萎、了无生气的，像一架枯木堆扎的道具，或者一具没有血肉的木乃伊一样。因此，散文对细节的呼唤正如干涸的河床渴望流水，贫血的庄稼渴望琼浆。”毫无疑问，你在散文写作中对细节的选择和运用，称得上是炉火纯青了。所以，你的《等》与其他许多含情量很高的散文一样，让读者潸然泪下。

——大学同学 W

父亲的等，是对远归亲人的期盼；父亲的等，是对浓浓亲情的渴望；父亲的等，是苦苦寻求的心灵慰藉；父亲的等，是生离死别的一曲悲歌。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我在拜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江西 梅江友

我们的父亲，都是这样默默无闻地为儿女奉献着自己的一切。看完这篇怀念父亲的文章，我感动得一脸都是泪。我父亲也老了，他曾经是那么的身强体壮，在我

的心目中，他是伟岸而崇高的，他的勤奋、向上、正直、好学也一直影响了我的一生。父亲有太多让我讲不完的故事。现在父亲走起路来已是老态龙钟了，我却一直在外创业，总是没有时间回去看望他。看了您这篇文章，我心里就突然想着要回去看望父母了。

——广东 王帼英

您在黄莉老师那里写的这段话，我思索了很久，语重心长啊！您说：“年轻时，因为不太懂得父母的心，往往会忽视他们提出的一些小小的愿望和要求。您有过，我有过，别人也同样有过。对于父母，做子女的即使再孝顺，也永远不能报恩于万一。重要的是，当他们健在的时候，一定要厚养；只要自己经济条件许可，应当尽力满足他们提出的愿望与要求，以免日后给自己留下永久的遗憾和忏悔。”

——小胡

这篇文章，您一定是含着泪写的吧？您的父亲不单单是父亲，还有母亲的身份。可想而知，老父亲是在多么孤寂的情景下等待，深深的思念无法向人诉说，老人真的很可怜啊！不过，他每每想起儿子，又是那样的满足与安详。天下的父母啊，对自己千辛万苦抚养大的儿女无所求，总把儿女的幸福看作是他们的幸福！

——江苏 孙炳琴

孝顺的儿女，总是有不了的愧疚与遗憾，总觉得自己做的不是更好。我能体会到家兄的感觉，这种感觉时常让我心痛。

——辽宁作家 刘秀丽

读刘老师的《等》，我几次流泪。刚才读给老公听，我又几次哽咽起来，没能顺利地读下去……一个“等”字，融入了万千深情！

——四川 钟晓莉

清明时节，春雨纷纷，思绪纷纷，泪也纷纷。如此深情慈爱的父亲，如此感人肺腑的细节，谁都会为之落泪！

——乡野人

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心里一揪一揪的难受。想起您父亲在大年三十那天在寒冷的乡间车站等了整整一天，等到天黑了，到处噼噼啪啪放鞭炮了，却依然不见儿子，依然孤零零地一个人往回走的时候，我就难过得喘不过气来。我已泪流满面，读不下去了……

——江苏 周玉梅

父爱如山，稳重厚实而威严；父爱如水，平静舒缓而绵长；父爱如火，熠熠燃烧而温暖；父爱如天，宽广蔚蓝而博大。

——广东 陈洪文

如此父爱，海一般深邃，山一般沉重。曾与你相依为命的父亲，对你的千般情万般爱，以及他离开人世前对你和你的家人的无比眷恋和牵挂，全都体现在一个震撼人心的“等”字之中！

——海潮

天若有情雨变泪，永恒父爱留人间！

——明月清风

送父回家

在幽幽咽咽的唢呐声中，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我看到了掩藏在映山红中的妈妈的坟茔了，我看到了掩藏在映山红中的爷爷、奶奶的坟茔了。爸爸，时时刻刻，他们一定是笑微微地站在那里迎接您回家……

爸爸，您一定记得，1995年12月，那是我们父子俩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那时，您的病况愈来愈不好了。起初，我只是半个月带您去医院抽取一次血性胸水，到后来，每隔三四天就得去医院了，而且，一抽便是半痰盂。在医院里，每次看见医生将那筷子一般长的胸穿针从您背后扎入胸腔的时候，我都难过得扭过头去。而您，却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就像您小时候在沙路下放鸭子时，遭遇呲牙咧嘴的豺狼，竟用一根小山竹与它对峙一样的勇敢；就像您年轻时左眼珠子被野蔷薇的钩钩刺钩住时，竟一声不吭地去到墟镇上，请土郎中用钳子将那利刺钳出来一样的坚强。

然而，这一次，您的坚强和勇敢却无济于事了。可恶的癌魔，日日夜夜疯狂地吞噬着您的肉身，将您铁塔一般的身躯，摧残得只剩一副骨架子了。到了12月下旬，更糟糕的现象出现了：您的双脚一天比一天浮肿起来，用手指轻轻一按，便显出难以平复的深坑。您不再相信我一直哄骗您得的是“胆囊炎”了。您预感到了生命之灯即将熄灭。

于是，您一次又一次眼泪汪汪地央求我：“兰生啊，我的病医不好了。你抽个时间，早点送我回家吧！”

其实，赣州市人民医院的老乡医生，早就跟我说了，说您在人世间的日子，顶多还有两个月。可我不敢告诉您啊，爸爸！所以，每次默默地听完您的央求之后，心如刀割的我，唯有默默地走开。面对即将永远失去恩重情深的爸爸的残酷现实，我忽然变得精神恍惚起来：明明厅堂里静悄悄的，我却仿佛听见电话机在“铃铃铃”地作响；明明门外连人影都没有，我却仿佛听见有人在“笃笃笃”地敲门。去了单位办公室，我常常关上门，独自悲苦地伏在桌子上低声哭泣起来。

那时，您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连上卫生间，都得扶着墙壁了。为了送您回

家，我的挚友邓泽林，就是您在住院的一个月里，天天在病床边陪护着您，被您称为“和我兰生一样”的那个年轻人，把您接到他爱人所在的医院，给您打了两瓶葡萄糖，一瓶氨基酸。临走那天早晨，您的儿媳又提出带您去赣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静脉注射了两支50%的葡萄糖。毕竟，赣州离老家有两百公里呀，我们都怕在路上出现意外。

爸爸，您一定记得，离开赣州那天，是1995年12月31日。那天，刮着冷飕飕的北风，阴沉沉的天空，飘飘洒洒地下起了寒雨。我煮好了白粥，买好了您平时爱吃的花卷，可您一口也没有吃。您穿着我那件褪了色的蓝棉袄，默默无语地坐在厅堂里的那把旧藤椅上。您明白，自此一别，今生今世再也不能回赣州来了，再也不能在这个屋子里见到从北京放假归来的两个孙女了。只是，您当时没有流泪。您是不想用眼泪跟我们诀别啊！

那天，当我步履沉重地走到您的身边，用手挽起您的胳膊，声音啞哑地说了声：“爸爸，我送您回家……”那噙在眼里的泪水，便如决了堤似的滚滚而下。

那天，是我和泽林送您回家的。到达古溪村前的凤凰河边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妹妹带着她的一家人，来到河边接您。好些邻里乡亲，听说您回来了，或站在池塘边，或站在家门口，忧郁地看着我和妹妹一左一右地架着您的胳膊，艰难地朝家里走去。

从此，病危中的您与我天各一方。虽然固厚卫生院的黄院长受我拜托，每隔几天会去家里看望您，给您抽取血性胸水，给您注射止痛的杜冷丁；虽然住在墟镇上的良明嫂受我拜托，每隔几天会买好一些东西送去，让妹妹弄给您吃。但是，您日日夜夜遭受的疼痛、孤独、寂寞的折磨，您对我和我的家人深挚的牵挂与思念，却无处诉述，无法排解。于是，您让良明哥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打电话，要我回去跟您说说话。记得我最后一次回去探望您时，您躺在铺满稻草、垫着草席的硬板床上，身上盖着一床旧棉被，旧棉被上又压着我那件褪了色的蓝棉袄。当时，您那深深凹陷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您用轻细得如同微风拂过耳边的声音，一顿一顿地跟我说：“兰生，我要……回家了……”

爸爸，我知道，您说的“回家”，就是要离开人世了，就是要回归土地了。生离死别就在眼前。刹那间，千般哀戚、万般悲恸，一齐涌上我的心头。我无法控制自己，竟像小时候遭遇那个生离死别的落雪冬夜一样，伏在您的稻草枕头上，失声痛哭起来。

爸爸，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回家”那天，是1996年3月25日，离清明节只有十一天了。那天黄昏，当我们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心急如焚地从赣州赶回古溪村的时候，您已气息奄奄地在刘屋祖堂里等了我六个多小时了。我知道，您是在以惊人的毅力等待我回来呀，没有见到我，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您是舍不得走啊！所以，当我泣不成声地俯在您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之后，您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当时，我悲怆地走到祖堂外面，泪眼迷蒙地仰望着春雨滂沱的天空。爸爸，那